

云南西双版纳傣语花卉隐喻探究

邓瑶¹, 慈安胜², 郭素娟³

(1.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2. 西双版纳报社 汉文编辑部, 云南 西双版纳 666100;
3. 昆明市禄劝县 皎平渡中学, 云南 昆明 651500)

摘要:云南西双版纳地区花卉种类繁多,当地傣族的语言中有许多以花卉为始源域的隐喻表达。西双版纳傣语以花卉作为始源域,主要映射到人的仪容、生长阶段、心情、品德和佛法、爱情、生活等目标域上,具有体验性、地域性、宗教性、选择性等特点,这反映了傣族人民认知思维的多维度映射、文化共识与民族个性。

关键词:西双版纳; 傣语; 花卉隐喻; 语义特点; 认知思维

中图分类号:H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4-0101-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4.016

On the Metaphors of Flowers from Dai Language in Xishuangbanna Autonomous Prefecture

DENG Yao¹, CI Ansheng², GUO Sujuan³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214;
2. Chines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Xishuangbanna Daily, Xishuangbanna, Yunnan, China 666100;
3. Jiaopingdu High School of Luquan Town in Kunming C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1500)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flowers in Xishuangbanna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there are a lot of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of flowers in Dai language. Flowers as the source domain in Dai Language mainly map to the target domains such as the appearance, growth stages, moods, morality, Buddha dharma, love and life. The metaphorical mapping proces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perience, regionality, religions, selectivity etc., which reflects the cognitive thinking of multi dimensional mapping, cultural consensus and ethnic personality from Dai people.

Key words: Xishuangbanna Autonomous Prefecture; Dai language; metaphors of flowers; semantic features; cognitive thinking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无处不在,它不单是语言修辞手段,更是人们思维、经验和认知方式的体现。隐喻的机制是在本质不同的两个事物(即始源域和目标域)间存在着一系列认识上的对应关系,如“人生是旅途”。花卉隐喻是指以花卉为始源域,将花卉的形状或特点映射到其他概念域的认知方式,如“爱情是玫瑰”。

西双版纳州位于我国西南边陲,聚居着傣族、布朗族、基诺族等十多个民族,辖有景洪、勐海、勐腊三个县,总面积为 19 220 km²。西双版纳地处亚热带地区,森林密布,各种花卉争奇斗艳、绚丽多姿。傣族人民居住于此,在他们的口头词汇、民间文学中,存在着

大量的花卉隐喻,花卉常常作为始源域映射到其他事物域。本文对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语言中的花卉隐喻进行调查分析,探索其中所反映的认知思维特征。

一、西双版纳傣语花卉隐喻的类型

(一) 花喻仪容

傣语中,花卉的形状或气味常常喻指女子的容貌。例如:

1. 是花香还是人香
是鲜花美还是姑娘美

收稿日期:2017-02-19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西双版纳世居少数民族概念隐喻的地理类型学研究”(YB2014087)。

作者简介:邓瑶(1975—),女,湖南醴陵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慈安胜(1977—),男,安徽舒城人,副主任,主要从事新闻语言及傣族民间文学研究。

王子一时无法分清
只晓得姑娘跟花一个模样

(《西双版纳傣族文学·宛纳帕丽》)

《宛纳帕丽》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宛纳”是王子,“帕丽”是花奴和象奴的女儿,二人相爱并秘密成婚,但遭到国王的反对和阻挠,国王流放宛纳去海边淘金,还先后杀害了帕丽和她的母亲,最终知晓真相的宛纳在宫殿中自尽。这里,“鲜花”喻指姑娘帕丽。

傣语中,常常通过具体的花卉来形容女子的外表。例如:

2. 她苏醒了过来,秀丽的容貌宛如一朵精巧的金匠打造的黄缅桂花那样俊美。

(《千瓣莲花》)

3. 召真悍觉得她十分温柔可爱,
像天上的月亮般皎洁明亮,
她浑身弥漫着缅桂的芳香,
俊美的容貌像镜子一样,
照亮了每一个地方。

(《召真悍》)

4. 金色的缅桂花哟,
开得又美又香,
缅桂花开在大树的枝头上,
阿哥天天来把你仰望。
金色的缅桂花哟,
你是待开的花蕾,
还是早已怒放,
蜜蜂可曾来采过蜜,
蝴蝶可曾落在你的身上。

(《民歌选集·等待钟情的凤凰》)

5. 醒过来的少女越发秀色动人,如朝露般纯净清新,如金兰花般芬芳美丽。

(《召真悍》)

缅桂花是木兰科含笑属落叶乔木,西双版纳地区种植较多。缅桂花为白色或黄色,故又称白兰花或金兰花,气味芳香,傣族少女喜爱戴在头上做装饰。以上三例中,都用缅桂花的花形、颜色或香气,喻指美貌的姑娘。

又如:

6. 我看见湖里有七个姑娘,
像莲花一样发出清香。

(《召树屯》)

7. 二公主名字叫做苏婉娜捧玛
和三公主芭都玛都像荷花一样。

(《乌莎巴罗》)

8. 他又来到金湖边
闻到“洛金坎”的芳香
怎能叫他对妻子不怀想

(《召树屯》)

9. 七个公主啊
七朵海棠
花中有花王
最鲜艳的花朵
要算喃娣娜——第七个姑娘

(《召树屯》)

10. 粉团花似的妹妹啊
你家的篱笆是否插上了刺儿
你家的周围是否埋上了竹签
你那华丽优雅的闺房
是否已被他人守住

(《民歌选集·求婚歌》)

11. 清香的凤仙花啊
你盛开在屋檐下
哥哥我每天都梦见你

(《民歌选集·心上的花》)

“莲花”“荷花”“洛金坎”(即黄姜花)、“海棠”“粉团花”“凤仙花”等,都是西双版纳地区常见的花,形状美丽,色泽鲜艳,气味芬芳,在以上各例中均用于喻指女子美好的容貌。

(二)花喻人生

傣语中的花卉常喻指女子的容貌,花的生长则映射为女人的一生。例如:

12. 森林里长满了花朵,其中有一种花叫“女人花”,树上开满了花朵,看上去就好像雌人鸟少女一样。这种花自小就像刚出生的女孩子,待花苞长大,就好像小女孩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长大一样;待花苞开放时,宛如少女长到十四五岁年龄;当花开过后,又好似女人到了二十五岁至三十岁的年龄;当花凋谢时,就好像妇人垂垂老了躺在那里,花瓣却不腐臭,只会干枯逐渐消失,凋谢的花朵如同老女人的身体,温热柔软,只是不

会说话。花的一生犹如女人的一生。

(《召相勐与喃宗布》)

傣族民间有“女人是花变成的,男人是树变成的”说法,因此,花是女性的象征。^[1]《召相勐与喃宗布》是西双版纳傣族贝叶经中记载的民间故事,这一段关于“女人花”的描写,将花的生长阶段喻指女人的一生,隐喻山林的修行者在面对美貌的诱惑时,也会丧失禅定与信念,背离佛陀的教诲。

(三)花喻心情

花的相关语素可喻指人的心理或情感状态。

例如:

13. 亲爱的阿哥哟,
看着你悲伤失望的面容,
我的心早已经破碎,
碎得像凋落的花瓣漂在水中。

(《民歌选集·妹的眼泪》)

14. 竹楼就要完工
主人脸上挂满笑容
像怒放的石榴花
开得又艳又红

(《西双版纳傣族文学·贺新房》)

15. 他(召树屯)像一条神龙
在勐板加地方造下湖水
勐板加的百姓
就像开在湖里的金莲

(《召树屯》)

例13中的“凋落的花瓣”喻指破碎的心,表达悲伤失望的心情。例14中讲的是一家盖新房,全村来帮忙,新房盖好以后,主人邀请全村人来庆贺,这时,赞哈也为房主和村民们演唱助兴,“怒放的石榴花”喻指挂满笑容的脸,表达主人盖好新房后开心的心情。例15中的“开在湖里的金莲”喻指幸福的傣家人民,傣族人傍水而居,有了湖水便有了良好的居住环境。

(四)花喻品德和佛法

花的相关语素可喻指人的品性。例如:

16. 莲花不让玷污,
清池不让浑浊。

(《傣族谚语》)

17. 佛祖转世的苏宛纳翁沙将得到涅槃,虔诚听经的每一位,也将跨越人世间,走向涅槃的宝城,请手持荷花向佛祖敬拜吧!

(《金鲤鱼》)

18. 南尖达玛腊王后做了一个梦,
她梦见太阳和月亮掉在她的怀里,
继而又梦见有个英俊少年,
手里拿着一朵荷花,
笑盈盈地来到她的身旁,
把荷花送给她。

(《西双版纳傣族文学·召烘帕罕》)

傣族民谚中,“莲花”喻指高尚、圣洁的品格。

例17中,金鲤鱼王后的儿子苏宛纳翁沙王子是佛祖转世,在人间遭受了苦难,但最终战胜磨难,在人间当了国王,长久布施,遵守善道,最终达到涅槃境,而世间的人们跨越人间走向涅槃向佛祖敬拜时,要“手持荷花”,这代表着品德的高尚和内心的虔诚。例18中,手拿荷花的少年是王子召烘帕罕,他刚出生就遭到坏人陷害,离开母亲在民间生活,长大后英勇坚强,战胜了困难,最后涅槃。

在傣族民间文学中,花儿也用来喻指佛法和世间的真善美。例如:

19. 听我吟唱动人心魄的《兰嘎西贺》
这故事宛如涓涓的泉水
我要让它流进傣家人的心头
这故事犹如芬芳的缅桂
我要让它熏香傣家人的竹楼

(《十二头魔王》)

《兰嘎西贺》可直译为“兰嘎地方的十二头魔王”,又名《十二头魔王》,是西双版纳傣族长篇英雄史诗。讲述的是勐兰嘎国王捧玛加是一个十二头魔王,他不信佛法,在人间作恶多端,因此,佛祖派召郎玛来到人间,惩治邪恶,宣扬佛法,普救人类的故事。这里“芬芳的缅桂”喻指故事中宣扬的佛法精神。

又如《千瓣莲花》的故事。从前,勐巴拉纳西的一个国王名叫帕雅占巴帝哥萨。一天,他准备去寺院听经。在半路上,一个名叫基帝的小男孩无意中挡了国王的道,国王粗暴地让手下殴打了基帝,甚至要杀了他。基帝为了保全自己和母亲的性命,承诺寻找国王梦中的千瓣莲花作为交换。后来,基帝在寻找千瓣莲花的路上,不断成长,长成英俊勇敢的青年,并先后与

三位公主成亲。其中一位香莲公主说话时,瓣瓣香莲花从口中飘出,颜色缤纷,芳香扑鼻。这就是国王梦中的“千瓣莲花”。基帝带着公主回到家乡,公主说话时,莲花瓣瓣飘落,变成了美丽的香莲花朵,在山河湖泊里盛开。而那位恶毒凶狠的国王看到“千瓣莲花”时,却惊愕得昏了过去,从大象背上掉了下来,摔在地上,气绝身亡。后来,大家推选基帝做勐巴拉纳西的新国王。这个故事中,“千瓣莲花”是善良的化身和惩恶的象征。

(五)花喻爱情

傣语中,常用花儿喻指纯洁美好的爱情。例如:

20. 美丽的故事像一片艳丽的彩霞
纯洁的爱情就像并蒂开放的鲜花
真心相爱的青年人啊
请把这份礼物收下

(《召树屯》)

21. 花蕊是哥的心
花瓣是妹的心
花蕊花瓣啊
永不分离

(《西双版纳傣族文学·傣族民歌》)

22. 本来我们的爱情呀
美得像一朵白花
开在高高的山顶上
只有我们俩才享受到它

(《民歌选集·痴情》)

“并蒂开放的鲜花”喻指纯洁的爱情;“花蕊”“花瓣”永不分离,喻指阿哥阿妹的爱情永不变;开在山顶上的“白花”喻指爱情,纯洁而不能被别人分享。

傣族民间故事中,也有用鲜花来喻指对爱情不专一的态度。如《三色花》的故事:在很久以前,坝子里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寨子里的小伙子们纷纷向她求婚,她因此而感到很骄傲,认为自己十分了不起。在一天之内,她分别向三个小伙子表达爱意,并都答应做他的忠实的妻子。几天之后,当三个小伙子前来向她求婚时,才发现她是个会变心的姑娘,对爱情一点也不忠诚。因此,三个小伙子都不愿意娶她。后来,这姑娘孤独而死,在死之后变成了三色花,仍然一天变三种颜色,会变三次心……“三色花”即芙蓉花,它的花朵的颜色一天三变,早上白,中午桃红,晚上大红,故被称为“三色花”,喻指感情多变,对爱情不专一。

(六)花喻生活

傣语中,花儿与生活息息相关。有时,花儿的开放刚好与傣族的节庆日吻合,例如:

23. 攀枝花,红艳艳,桑开傣,已来到;
帕萨傣,尽开颜,糯米酒,蜜样甜,
共举杯,贺新年,依拉贺,依拉贺,
水水水!

(《依拉贺》)

24. 吉祥的四月总算盼来了
百花盛开在山上
攀枝花把山水映红
凤凰花鲜红似火
缅桂花吐出芳香
酸角果已开始成熟

(《民歌选集·痴情》)

25. 今天是不平常的日子
今天是最吉利的日子
最美好的白象
在今天诞生
最甜蜜的米酒
在今天酿成
芭蕉树在今天结出金果
缅桂花在今天盛开鲜花

(《民歌选集·贺新房》)

26. 我们的心田啊
甜如糖水
我们的日子啊
美如莲花

(《西双版纳傣族文学·傣族民歌》)

《依拉贺》是傣族庆贺傣历新年时唱的民歌,“桑开傣”指傣历新年,“帕萨傣”指傣族人民。傣历新年一般在公历四月中旬,那时红艳艳的攀枝花正好开放,凤凰花、缅桂花也一齐开放,衬托着节庆的欢乐。

傣家有食花习俗,经常采摘茉莉花放入茶中增添香气;采食的野花有染饭花、攀枝花、芭蕉花、白杜鹃、石斛花、甜菜花等。花儿颜色美丽,味道芳香,为饮食增添了情趣。例如:

27. 美丽的染饭花啊,你比阳光更灿烂,能把
米饭染得更好看,使人们的日子更香甜。

(《傣族文学史·花儿情歌》)

傣家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常用染饭花来将糯米饭染成各种颜色,并用来祭祀祖先和招待客人。因此,“染饭花”喻指幸福的生活。

二、西双版纳傣语花卉隐喻的语义特点

通过语料分析,西双版纳傣语花卉隐喻在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过程中,呈现出几个语义上的特点。

(一) 体验性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强调了人的身体体验在认知活动中的基础和作用。Lakoff 和 Johnson (1980 年) 指出:“Metaphors based on simple physical concepts.”^[2](隐喻建立在简单的身体体验之上。)Rother (2003 年) 提出体验性假说,认为人的身体的、认知的以及社会的体验是形成概念系统以及语言系统的基础。^[3]西双版纳傣族人民在生活实践中,感知到不同花卉的形状、颜色、味道以及特点,形成了对各种花卉的感性认识,再将其映射到其他事物上,比如,他们认为花儿从花苞到开放、开过,再到凋谢的过程,与女子发育成长、成熟直至慢慢衰老的不同阶段有很大的相似性。这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傣家人观察和体验事物的独特视角。一方水土一方人,大自然陶冶了傣家人的情操。傣家女子温柔、善良,花卉隐喻不单单是把鲜花比作姑娘,而是更深一层地将花的形状、气味和用途跟姑娘的容貌、品德融为一体,达到“花人合一”的境界。

(二) 地域性

西双版纳傣族花卉隐喻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浓郁的热带丛林气息。傣族人民生长在亚热带地区,那里花卉种类繁多,还有许多的奇花异草。傣族人民生活花的王国里,生产、生活均与花息息相关,比如,傣族父母常常用花儿给女儿取名,傣族姑娘则喜欢将花插在头上、戴在身上、包在指甲上、贴在脸上,饮食中也常喝花茶、吃鲜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他们在表达一些抽象的情感时,也常常借助于身边的花朵。傣族男女青年在恋爱时,男方往往通过唱情歌来向女方表达爱意,一般是根据当时所处的环境条件来即兴创作,先唱周围的景物,借景抒情,然后才直接向女方

表白,由物及人,由含蓄到直白,层层递进。如傣族的花儿情歌:“我们的爱情呀,美得像一朵白花,开在高高的山顶上,只有我们俩才享受到它。”有时,歌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就着身边开放的鲜花,即兴隐喻,以表达情感,比如:“美丽的梭拉枇花^①啊,你的芳香传四方,我闻到你的芬芳,才赶到你的身旁”^[4]。这些隐喻体现了独特的地域风貌。

(三) 宗教性

大约公元6世纪以后,南传上座部佛教就开始传入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西双版纳傣族人民的思想受佛教的影响巨大,佛的教义是判断一切善恶、是非的标准,佛的思想是傣族人民的言行指南和伦理道德的依据,因此,傣语花卉隐喻带有浓重的佛教色彩。佛家有“五树六花”之说,佛教寺院常常会种植六种花:莲花、缅桂花、鸡蛋花、文殊兰、黄姜花和千瓣莲花。这些花是西双版纳傣族皈依佛时使用的鲜花,也常常出现在傣族口语和民间文学中,具有隐喻性。

(四) 选择性

从结构映射的观点来看,从始源域映射到目标域意味着整个目标域的理解以整个始源域的概念结构为基础。但实际上,始源域中只有一部分的特征映射到目标域上。选择性是隐喻映射的本质特征,傣语花卉隐喻也体现了选择性特征。比如,用花蕊和花瓣紧紧相连来喻指爱情。但这里只是选择了时间上的某一阶段,实际生活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花瓣会凋谢飘落而与花蕊分离。

三、从西双版纳傣语花卉隐喻看傣族认知思维的特质

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语言是人类思维的载体,思维的成果往往依托语言来表达,语言的方方面面反映着一个民族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语言中的隐喻仅是一种表象,后面是一种内在的深刻而复杂的思维行为。研究隐喻,就是探究其映射方式所体现的思维和认知过程。

(一) 多维度映射

西双版纳傣语花卉隐喻是人们在其感官所感知

^①梭拉枇花是西双版纳的一种野花。

到的直观具体形象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即将始源域的具象映射到另一事物即目标域上,使得目标域具有形象性。随着人们对事物的了解的不断深入,认知思维的深化和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单一化映射已不能满足表达的需要。于是,人们突破思维定式,多角度去探究客观事物,寻求更多的设想,生成新的映射。同一始源域与不同目标域的结合,产生的意义也不同。比如,“缅桂花”这一始源域可以映射为外在的容貌,也能映射为内在的道德品质,甚至生活的状态;可以将其视觉感知到的颜色形态作为始源域,也可以将嗅觉感知到的气味作为始源域。而不同的始源域与相同的目标域的结合,产生了形式的灵活多样性,比如不同的花朵都可喻指女子的仪容。因此,在分析和理解西双版纳傣语花卉隐喻的时候要结合具体的语境。

(二)文化共识

隐喻作为思维认知的窗口,它既是创造者个体的心理现实,也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通过隐喻,可以发现藏在下面的该文化的整个概念系统,如价值观、思维习惯等。任何民族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如地理状况、季节更迭甚至社会文化背景等,都存在一定的共性,又因为一种思维方式总是和一定社会、民族的文化心理相照应,因而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隐喻可传递文化共性,体现文化的融合现象。例如,在不同民族文化中都存在“女人如花”等花卉隐喻表达式。

人类文化背景的相似及人类认知经验的共性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的相似性,也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理解隐喻提供了物质基础。因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有相同的文化积累,从而产生文化共识,这反映在语言中便凝结为共同的文化语义。有文化共识,就会产生相似隐喻。例如,汉语中有“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傣语中也有“莲花不让玷污”的说法。由于人们对莲花的认知具有普遍性,两种语言中的隐喻表达内涵也就有相通之处,如此比较容易理解。

当然,由于不同民族的历史习俗、宗教信仰等不同,其思维习惯、表达方式、价值取向也必然会有区别。但随着跨文化交际,多种文化不断融合,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花卉隐喻也在互相借鉴。例如,西双版纳傣语的莲花隐喻,就融合了来自西方印度文化和

北方中原文化的内涵,既可象征神圣的佛法,也可隐喻高洁的品德。

(三)民族个性

傣语花卉隐喻也有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之处,这可以从文化差异上寻找根源,而其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等非语言语境对隐喻的判断和理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隐喻反映了不同人群对客观世界和人内心世界的认知。相同国家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尚存差异,更何况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而每个民族又都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中形成的。因此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隐喻作为语言的重要表达方式,则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往往带有民族文化的烙印。例如,傣语中用“开在山顶的白花”来隐喻爱情,而汉语多用鲜红的玫瑰花或桃花来隐喻爱情。

总之,要深入理解隐喻的含义,必须掌握隐喻映射的分析方法,通过表面的语言现象发现和整理深层的文化内涵。同时,还应注重批判思维的培养,通过对不同文化中的花卉隐喻的对比分析,学会正确理解不同文化中花卉隐喻的民族个性。

西双版纳傣语存在着大量的花卉隐喻,这些花卉隐喻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还蕴含着傣族人民独特的认知心理和感情色彩,其向我们展示了傣族人民特有的精神世界。花卉隐喻属于植物隐喻范畴,它和动物隐喻、颜色隐喻、空间隐喻一样,是人类基本的认知始源域之一。本文希望通过对西双版纳傣语花卉隐喻类型、语义特征的分析,启发人们对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中的隐喻映射方式和思维特质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提高对跨文化交际活动的认识和理解,促进交际活动的发展,并有利于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

[参考文献]

- [1] 岩峰,王松,刀保尧. 傣族文学史[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306.
- [2]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61.
- [3] 李福印. 思想的“形状”:关于体验性的实证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1): 44-49.
- [4] 岩温龙. 西双版纳傣族文学[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4: 52.